

季节

春来了

□吕海玲(宁夏银川)

太阳从窗外照射进来,书房里阳光灿烂,空气中飘浮着微尘,在阳光下舞动着光芒。

花草的清香淡淡散入鼻息,薄荷青翠欲滴的嫩芽像落炕的娃娃穿着长,吊兰和绿萝在比赛抽枝攀爬,几盆长寿花开得正旺,红的似火,粉的娇嫩,黄的艳丽,紫的妖娆。一米多高的鸭掌木浑身挂满淡淡的紫红的嫩芽,一枝枝探出小脑袋,延续着旺盛不屈的生命力。春意浓时,日子在花香草芽中变得轻盈。

推开窗,风从脸颊滑过,留下柔软的时光,我轻闭双眼,贪婪地吸着暖暖的太阳,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给春天里的一切美好,温暖滋养身心。

春是大地写给世界的情书,春风轻抚唤醒沉睡的枝芽。绿化带里受到庇护的转角旮旯,最先的一抹新绿是“辣辣英”,她是闻到春风就第一个破土而出最勇敢的春之使者,给荒芜寂静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带来希望和生机。小时候看到灰蒙蒙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上有绿色的草芽长出来,认得是“辣辣英”活了,稀罕得紧,就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四处翻找了拔出来,绿色的叶子下面是白色的如同萝卜样细小根茎,用手

撸几下,快速放进嘴里嚼起来,丝丝辛辣夹杂着唾液一起在口腔里翻滚,尝春的惬意在辛辣的刺激下激活了生命里新一轮的开启。

春色撩人时,每一片叶子都写满生长故事。枯枝腐草中有小虫子在爬动,一脚踩下去,解冻的土地蓬松柔软,一个微微下陷的脚印赫然站立在眼前。苦苦菜也有了两三瓣芽,青草由冒尖时的嫩黄,在太阳公公的爱抚下变得翠绿茁壮,蒲公英已在孕育花苞,茵陈、艾草一簇簇一团团地摇着纤细手臂蓬勃向上生长。

公园里,松柏变得葱翠,不知细叶谁裁出,烟花三月柳稍羞。湖边的垂柳不知何时也被春风醉了,染上了鹅黄色,远观近瞧,形容成黄色也不妥,是一种不一样的可爱的绿,风儿轻轻托起柳枝摆动,又默默地垂下,陪这些俏皮的柳姑娘在荡着秋千。

柳树下,湖面已柔情似水,不远处有小船入水,年轻的游客有节奏踩船桨的姿势伴随着“哗哗哗”的湖水声铿锵有力,年轻真好啊!

莲花池边成群结队的小鱼儿自由地游玩嬉戏,清澈静谧的湖水倒映出鱼儿们线条般灵

活悠闲的身姿,格外欢快。蓝天,白云,微风,阳光,以及游人游船柳树的影子,都在水中荡漾,组成了一幅如诗画卷。

偶有穿着短袖的年轻人从我身边经过,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棉服,尴尬到害羞。抬头四处张望,发现蜗居了一个冬天的老人和幼童都褪去了厚重的棉服,两个玩跷跷板的孩子身形轻盈如弹珠,依着湖边晒太阳的老妇,摔光了牙齿微微内陷的面轮上爬满了岁月的褶皱,依然喜眉笑眼地看着玩耍的孩子,青春的逝去依然掩盖不住女性的柔美娇羞。

还好,还好,无趣的冬天终于夹着尾巴在逃跑,万物已经从蛰伏中苏醒,连空气都弥漫着泥土与新芽的芬芳。看哪!桃花含苞待放,杏花在孕育花骨朵,杨树在发芽,榆树已开了花,连香椿树也探出了尖尖的细芽在张望。

春天是万物苏醒的画面。万物都在忙着苏醒,忙着发芽,忙着开花,忙着活出一个新的自我,忙着向世界呈现一个崭新的姿态,忙着向世界宣告——我来了。

我深情地看着这个到处欣欣向荣,处处都在萌发着新的律动的世界,深深地吸一口气,情不自禁地呢喃:“春天真的来了!”



丁香。李振文 摄

有感

迈向七十岁

□王海明(宁夏银川)

小时候,凡说到七十岁,觉得那是与消逝很近而离自己很远的地方,或者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甚至是地球以外虚幻缥缈的东西。小时候也觉得,五十岁也是“很老”的老人了。而今,我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七十岁的大门,可我们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老,也老觉得自己这也没学会,那也不懂行,甚至,说了一辈子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对路。真是越活越害怕,越来越不会活了。不过,一想起从前,或者想起学校真的是很遥远的过去了,虽然遥远,但经历过的事却非常清晰,并时时浮现在脑海,相反,眼下经手的事转头就忘,每每想到此就让人啼笑皆非。

来到七十岁的门前,知道这扇门根本就不用敲,它会自己无情地打开,相反,自己根本就没做什么准备,反而在心里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害怕。这些心里话,也根本不敢对人讲,更不敢对孩子们讲,只能像老牛反刍那样,关起门来独自慢慢咀嚼,回忆从前,慢慢思考,一句话,学会独处,害怕热闹,是我辈应尽快适应的人生必修课。

不管你准备好了还是心中充满了不情愿,一只脚已踏进七十岁的门槛是无法改变的事实,岁月无情,进入七十岁,预示着我们这辈子活力四射的阶段已然结束,接下来的日子,要不断与衰老、病痛作顽强斗争,衰老的路上,还要不断学会与儿女,与孙子日新月异相处之道,也需要学习新事物,尽量不被时代淘汰,也尽量不要成为孩子们的累赘,过有质量、有尊严的生活。不该想的别想,不该做的别做,虽然再不能为家庭作大的贡献,但也尽量别让家庭因咱而拖累。做一个“又笨又哑,看破不说破”的智慧老人。

既然无法抗拒岁月的无情,就满怀信心地坦然面对吧!

时光

你说你最爱丁香花

□马东(宁夏银川)

窗前有一树丁香,每年四月的时候繁花挂满枝头,从旁边走过,深深吸一口气,屏住呼吸,让由淡至浓的香气在胸腔中停留好久,我会舍不得吐出那一口气。

夜晚打开窗,香气持续不断地穿越而来,轻轻呼唤一声,她应该会有回应。

“你说你最爱丁香花……”

如果这花香有感觉,她一定会知道,我是喜欢她的,要不然,为什么我总是站在窗前凝视、沉思。

花瓣慢慢飘落,我想,那肯定就是给我的回应,她说,你的梦里不应该只有思念,还应该有更多甜蜜。

我惊喜道:“你怎么会知道?”

“你说你最爱丁香花,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,多么忧郁的花,多愁善感的人啊……”

借着月光,走出房间,走近那一树丁香,春节的红灯笼还挂在附近的树上,透出的灯光把一簇簇丁香打扮得分外迷人美丽,我看见一个身影、一个梦。

你穿上军装走了,就那么轻悄悄地走了,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,连续几日我望着前排空着的座位有些痴呆,忽然有一日我才发现你从我的学习生活中暂时离开了,当然是那首歌响起的时候,“你说你最爱丁香花,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”。

日子慢慢走着,牵挂却偶尔还在。几百个慢慢滑过的日子之后,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,在信中你说,你在江南的一个城市读军校,而我们也临近高考,你还说江南的城市也有丁香,偶尔你也还会唱起那首《丁香花》。

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四月,你回到了西北的省城,我恰好也和同学到了那里,约好了在周末一起去看你。在你家的屋前我也看到了一树丁香。你和姐姐端出来一脸盆的面条和臊子,吃进肚里的面条有丁香的味。

书信来往持续了好长时间。有一天你在信中感慨,参加

工作,稳定了,该谈恋爱,该考虑婚姻大事了,往日那些谈得来玩得来的好友都去了哪里?

我选择了沉默,其后的书信似乎是少了,断了。

新年冬日的一天,我去你的城市出差,茶间闲聊时,说起那段过往,你好像忘了,你说《丁香花》几乎也不会唱了,如果要唱,也会被人吐槽跑调没有韵味的嗓音。

四月底的一天,朋友发来信息,说,你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见一面非常困难,可能要等很久。我不相信,翻出以前的书信,我想看看你到底去了哪里,那地址却是很多年前留下的。我哭啦。

“你说你最爱丁香花,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她……你看啊,漫山遍野,你还觉得孤单吗?你听啊,有人在唱,那首你最喜欢的歌谣啊……”

丁香常在,花香依旧,我想去开满鲜花的山坡,在一个飘雨的日子。